

焦點評論



姻·緣·路

姻緣路——中篇小說，收錄於「姻緣路」一書，作者
蔣曉雲。聯經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

管管（詩人）

讀了蔣曉雲小姐的「姻緣路」，我越發相信「風格即人格」這句名言。風格即人格，我的解釋就是作者的「個性」即是他的藝術品的風格。

由作品看，再觀察作者的個性，覺得蔣曉雲是位很理性的人，而且絕對理性。不但作者感情不會氾濫，反而讓我覺得，作者即是處理人生最大的感情事件，也不會「不能自己」，也不會纏綿悱惻，死去活來。

因此作者執筆為文，文章的個性便是作者的個性。作品中的人物，不論怎樣創寫也逃不了作者的看法，作者體驗和感受。

吾覺得作者的人物都像照相機拍出來的一樣很逼真、很像，但可惜是照片，

不是活生生的人。

說句大膽的話，「姻緣路」裏的人物，場景，事件，都很細很真，但好像都是紙紮的，或者是江米人兒，只差吹一口氣，只差一口活氣，只要給他吹上一口氣，那人物就活了。作者也許覺得已經吹了，但我却覺得沒吹。這是作者的性格如此。

一個小說家有時會爲自己所創造之人物感動流淚，掩卷嘆息。我猜想「姻緣路」裏的人物不會叫蔣曉雲感動。當然不是說不感動作者便不會感動讀者，但大多數會如此。

作者的技巧功力都是一流的，但要成爲武林高手，應該是超出技巧，昇入精神。再具多高的技巧，也只是大匠庖丁解牛的庖丁。但藝術家不是匠，是脫出技巧進入精神。丟掉雕琢，而進入自然渾成，天生麗質。

「姻緣路」長潤都够，就是不够深，我認爲作者應該把他的作品吹上一口活氣，使人物活生生的。

忘情、不及情皆非藝術家所應有，情之所鍾端在吾輩吧。

這是我挑燈夜讀的一點管見，記得作者「隨緣」裏有多篇感人之作，怎的近來變了。張愛玲的筆下是有感情的。我對藝術文學是絕對美食主義，要求太高，原諒我的一意孤行，獨持偏見之言。

袁瓊瓊（小說家）

我覺得「姻緣路」無情，無情這形容，着重在「無」字。

一般言無情，尙是從情的角度看，而「姻緣路」之無情是完全對「情」無所

謂。「姻緣路」中角色沒有一個人能討人喜歡的，全都自私、刻板、計較、瑣碎。只有程濤，有一點浪漫天真，就為這樣，他在「姻緣路」中是最不真實的角色。

蔣曉雲的寫作才華無庸置疑，我是隨時翻看她的文集都要吃驚，不會入迷，但總是很吃驚，奇怪她怎麼寫得那樣像。我認為她有些像近時畫壇風行的新寫實畫派，能很精確的把現實複現出來。看蔣曉雲小說是實實在在進入生活裏，而且是每個人的一般生活，家庭裏總是那樣子的，而朋友們一塊談天，也總是那樣言不及義。「姻緣路」中的父母、月娟的哥哥、月娟自己、吳信峰、清耀、都栩栩如生，讓人覺得真實世界裏確有這些人在。自己認識的朋友裏也有這些人。

可是我一點都不喜歡他們。

由於蔣曉雲描寫得這樣精確，我覺得很容易了解月娟為什麼嫁不出去，她實在是個極乏味的女人，雖然學着一切事情，烹飪、插花、外文，還學小提琴。與人相處，也只是有禮節而無情份，與家人之間是關係而非親情，跟程濤彷彿是談了愛情，却仍然只是羈關係。「姻緣路」裏的全部人際關係，都像公共汽車擠滿的人羣，皮膚貼皮膚，光是親密，沒進到心裏去。所有的角色進了月娟的視界之後，全都成了物事似的，很明確的分成適用與不適用兩種。而每個男人她都要試一試，看能不能嫁成。即算程濤這樣前頭已經說過是不結婚的男人，她還要逼一遍。當然她有她的本份同直爽，比如一再聲明「我是要結婚的」，有了信峯便不再有他念。可是還是很不可愛，覺得她是個完全空洞的人，任何打擊傷害，在她身上彷彿搔癢，只引起她一點淚水和煩躁，她對自己沒有自省，也不會受傷，也

沒有長進，「姻緣路」之後的月娟，可以確信仍然一般瑣碎的活着，活到死也不會改變。

蔣曉雲不是不會寫情，所以「姻緣路」成為如此空洞無情，推想是安排的。實在安排得好。看「姻緣路」令人也無情，因為事該如此，對月娟之姻緣不諧，無有惋惜，恐怕月娟終於找到了對象，也不會讓人歡欣。「姻緣路」實在很像經過街邊，看到一場鬧劇，邊看邊走開，完全無關，頂多一點看熱鬧的心情，過了也就忘了。

這好像現代人間的不關痛癢。

蔣曉雲寫月娟為婚姻的奮鬥，却把現代人間的瑣碎、無情、乏味寫活了。

吳麗娟（貿易公司業務）

顯而易見的，蔣曉雲「姻緣路」裏所描述的是一個相當現實色彩的：由緣而只追求婚姻，得以結合才容許產生情感的型態。若非其所安排的女主角尚稱善良柔順，恐怕會為求婚姻而不擇手段。

在描寫男女間感情和友誼微妙情愫，以及其心理變化、追逐遊戲、顧慮現實和衡量條件以為婚姻之論定標準，作者着實刻劃得相當傳神。

看完蔣曉雲這篇「姻緣路」，很是不愛她小說中的味道，並且一點也不同情那小說中的女主角，結婚固然是人生之大要事，但並不嚴重到不結婚就無法求取生活中的理想和謀發展。

曹欽榮（國泰不動產科）

「姻緣路」裏的角色普遍的心態是向外追逐、外放的，不能肯定未來，只能

緊握現實中可以攫取的，而不會向內心去自省、追尋，難免跌跌撞撞，易受挫折，幾番苦悶後必然身心憔悴。其人物往往缺乏年輕的熱情，却有早熟的世故。

蔣曉雲寫盡臺北青年失落愛情的百象，却也留下一些令人悵惘的無情非理的婚姻問題。我們着實希望看到小說中能更真切的表白年輕一代內心對愛情和理想的掙扎奮鬥，在現實社會無畏的勇往直前，而不只是看一個無情非理的世界一再循環。

「姻緣路」的結局，對一個像林月娟那樣肯向上的人而言，是帶着濃厚的嘲諷意味的。程濤和林月娟分手後，轉而和海倫重拾舊好。而林月娟呢？仍然是學了十八般武藝後，還在姻緣路上撞得頭破血流。這樣的結局，未免給快樂主義的人太現成的鼓勵。蔣曉雲如此安排的用意是什麼呢？

季真（故宮文獻部清史編校）

彷彿看見生性樂觀、實際，母性成份濃厚的林月娟走在姻緣路上尋她的圓——婚姻。而「二十八歲」就像「紅綠燈」號誌不時閃在她的腦子裏，警告她這樣那樣。拉小提琴、學習烹飪、插花固為填補失戀後的空虛，更為他日的主婦身分作準備。毫不保留地把屬於「臨界年齡」的焦慮託訴友人，請其代覓對象。真叫人覺得林月娟是個頂可愛的女孩，但也叫人禁不住要問「林月娟你在那裏？」青春就這樣被界定了？

生活的目標就這些？

蔡成昌（聲實公司·設計部）

作者對人物的刻劃可說很細膩、精確，但多少只是觀看，尚未進入問題的核

心。如果蔣曉雲能够交待出這些人的無奈和必然，多了解到到底是些什麼原因使我們情感出不來了，這樣，該會更深刻些。

武海芸（任職陽明學院）

蔣曉雲善於觀察的慧眼，透過了細膩、流暢的文筆，寫出令人心有戚戚焉的「姻緣路」，這是篇難得的好文章，我激賞聯副評審能將首獎圈選給她。

看完「姻緣路」後隨之而來的體驗：婚姻似不應像苦行僧般的修行那麼累，找一個適合的人還是挺重要的，對於沒法珍惜你、善待你的人，離開他們何嘗不是福氣，「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與真情人共勉。

孫建華（電力公司，建築課）

看了「姻緣路」之後，給我第一個感覺是作者蔣曉雲的世界十分清晰，她塑造的人物亦十分真實。她能不落俗套，以其洗鍊的筆觸，將書中人物刻劃得躍躍欲出，毫無造作之處，使讀者極易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足見作者對人性的體察頗為入微。這篇小說的主題旨在探討青年男女的婚姻問題，作者的態度一直極為明確而超然，她以略帶諷刺的筆調，冷靜而客觀地將其中的癥結，真實地展現在讀者眼前，這也是她平易近人的地方。

像此類情節的小說，若讓一般善寫言情小說的作家來處理，恐怕極易流入情感感的糾葛，走進沉悶的格局裏，而蔣曉雲却能擺脫這層束縛，將一位執着於追尋幸福婚姻的女性，描寫得如此堅定而生動，「姻緣路」的價值恐怕不是普通的言情小說可比了。

黃仲賢（教師）

蔣曉雲寫「姻緣路」，似乎一開始就擺出「和讀者悠閒地，好好說說故事」的架勢。蔣曉雲也真是講故事的能手，全篇小說不徐不疾地，娓娓道來，讓讀者放鬆心情，微笑地聽聽現代婚姻女闖士的故事。

因為太悠閒適、太輕鬆了，以至於像林月娟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向吳信峰母、兄哭訴被棄的時候，讀起來也很難引起惻隱之心。

被蔣曉雲一路「騙」着看完「姻緣路」，就如護轎導帶着一路經過風景綺麗的地方，到達目的地以後，却發現風景比不上來時路——故事聽得那麼興味盎然，聽完也就聽完了，所得者何？

若「姻緣路」不寫得那麼長，枝枝節節刪修一下，不要太好「表現」，或許反而較能感動讀者。

即使您從未「評論」過任何文章、書籍……，您也可以在「焦點評論」裏發言。您可以藉電話，或信函陳述您的看法、意見。

下一期我們所要談的是——趙滋藩先生的「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

趙先生自9月7日起，連續三天在「中央副刊」登載「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一文，向國建會裏建議「有限度開放三十年代文學」的諸位先生，提出質疑。在國建會諸位專家學者尚未回答之前，我們「小市民」亦不妨抒發心聲。